皇明疏鈔

皇明疏鈔卷之二十四

弼違一

省營繕以光治道疏　　何孟春

臣切見近日司禮監節傳奉　聖旨蓋造乾清宮西七所并添脩萬歲山後毓秀亭該各衙門措辦物料雇覔工匠擒撥團營做工官軍者臣自聞　命寸衷若驚端居以思中夜而歎　陛下即位以來節儉形於宮闈仁恩遍於寰宇積之於心施之於政無非為國愛民而數年之間土木頻興若神樂觀等五處迄今尚在做工宮西七所固難免於蓋造山後毓秀亭可以不復添脩今乃前工未訖後工踵之此作未成

彼作復繼費府庫之財疲軍民之力恐與　陛下初
政愛民之心不相類也臣謹昧死而冒言焉　命下
踰月矣臣未見有為　陛下言者意者　陛下鋭於
所為言必得罪人故自危不敢言耶何宜言而久不
言也雖然臣有懷於此欲進而退將陳而止者亦已
屢矣竊計　陛下之聖豈不能容狂瞽之言而必罪
謇諤之士哉臣知此之宜言而畏首畏尾自同緘默
是自欺也臣歷觀載籍前代人君未有不惜民力好
壓土功而克善其治者民之所以勞財之所以傷國
本之所以易搖國用之所以不給致之雖非一端而
土功實甚聖帝明君故必謹焉事叅緩急時酌應否

非不得已不輕以爲而其爲之必皆出於爲民如大禹之溝洫文王之臺沼始下無所病而上安其利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又視歲之所入以定役數凶札之歲則無力役薪甿之治則無征役於役民之中寓愛民之仁如此今天下所在差遣如蝟毛貧孤靡遺而大者剏建王府供餉軍需元元之瘵難以縷數耳目之所不及臣不舉以恩天聽也京師比年土木之功豈盡同於古之役民者乎祭時酌事豈皆甚不得已者乎春秋莊公新延廐傳曰言新者有故也因故而新之似無大損而孔子必書之于策以見其非時而役也毓秀亭之添脩何以異於延廐魯人爲

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長府之作不見經傳蓋因子騫之言而止　陛下於凡工作獨不當仍舊耶漢書載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文帝之時海內富庶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貲財京師之錢累鉅萬太倉之粟陳陳相因且惜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則他所用肯復妄費有如此者乎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則凡規制一定之外肯復有所充拓而侈於舊乎漢文為後世嗣統守成之令主蓋以是也　陛下志欲齊軌

禹文顧不念漢文帝之言耶且今之時視文帝之富庶何如矣　國家無事百三十年于茲豐亨豫大之運宜非漢比而閭閻之下愁嘆之聲窘戚之態殊不稱於盛世昔有子有言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臣觀漢文帝在位賜天下民租之半者再除之而不收者十餘年當時豈無一切用度國有餘蓄故耳　陛下視今之內帑儲峙果誠有餘何不間歲示天下以免租之詔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愛民之心歆感生育遂油雲霈雨之望於苗槁之日之爲大哉而必取盈舉諸筭榷之利以供工作臣未睹今日之有餘蓄也　陛下試計今日工作奚翅百倍

露臺之費也二處物料七所之所寄放及該監之所收貯一有不敷不免索之於外索之於外則工部不免那移順天等府不免科派盧溝橋張家灣等處局廠應用者曾不能補料之半柱礎等石皆要開塘起取瑠璃素白磚瓦亦要設窑燒造凡百所需無不擾擾在內者以一廪二在外者以十供一如顏料中石大青大緑皆每斤值銀數兩所用無慮數萬斤銀亦無慮數十萬兩木石等匠除在官人外雇覔該三百名每名一日工價七分一日即該銀二十一兩略約一年工價已費七千餘兩矣 陛下方春時和不爲賑貸之議柰何有用之財棄之不急之務有限之入

蕩於無藝之支無漢文帝之富庶而所為過之無乃不可乎京營官軍統之以三而簡之以十二所以肘腋　宸居股肱郡輔潛蓄精銳專備倉卒調遣者也其半外衛四都司春秋兩班按期輪替即漢南北軍而兼乎番上唐左右衛兵而併其府衛以居重馭輕從中制外我　祖宗之貽謀存焉非土木之功所當役也臣撥之制軍民二役分自後代成周役民之法有為五兩卒旅者兵之役也今之比閭族黨州鄉之中朋戶抽丁既專役于兵矣而復不免於他作不失之重役乎適年神樂觀等五處做工官軍有八千者有五千者少亦不下三千三大營已撥去一萬七千

團營撥去五千備更番者又該五千工程浩繁有一二年者有二三年者動輒再閱寒暑在京土著之家稍有生理逐月雇工等項用銀至一兩餘外衛而無業者則行糧糴盡荅應不前自度難支多行遠竄心畏罪罰不返本衛亦往往有之夫人情孰不欲骨肉相保鄉井相聚而以行役別其父母妻子差戍拋其田廬屋産采薇之謂靡室靡家載饑載渴者不可憫手今二處做工團營又該撥去九千通計更番即一萬八千之數繰繰見蛹勢殆未已竭澤得魚後將何繼且臣聞之各處管工官員大較假公濟私便遷延以規利務隱射以求閒工程不急催完軍士致荒訓

納在營聽操者無幾何矣營中之弊殷實私于辦納
精壯私于跟隨技藝私于造作教場操點暫令應名
號令甫畢四散而去稽其數目莫竟所止由做工有
以為推托之地也虜使祗令入　朝本營人馬送迎
擺列已告不足萬一意外之虞突如叵測欲一呼十
萬容可得乎此臣之所為　國家根本慮也往事不
可諫而臣不惜覼縷之者願　陛下今日之察之也
雖然臣聞之道路之言又有當為　陛下告者外間
噭傳　陛下添脩毓秀亭而盛廚廡叢臺樹將以極
遊觀也　陛下早朝晏罷勵精圖治清燕之閒寧有
他念我　太祖高皇帝皇明祖訓遊翫去處更不許

造今乃及此殆為　祖宗之舊不忍就隳而人言大謬者生于疑耳見影疑形聞響疑聲疑之所在未全無以言之所生亦必有為輦轂之下衆口沸喧傳之四方訛且益甚矣仰惟我　太祖皇帝沉機先略創制定規佑啟後人纖悉畢具洪武八年建大內宮殿詔有司不事華麗曰使吾子孫後世守以為法又曰游觀之所朕决不為甞措宮中隙地謂　皇太子諸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今但令內使種蔬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恐奢侈之易萌而宴安之易溺也　陛下允執厥中監于成憲游觀二字臣奚復容臆揣而外間得於彷彿之迹終莫釋然宋

蘇軾告其君云人言雖未必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者臣愚故為　陛下惜也欲人勿疑莫若勿為　陛下能如　祖訓所戒於疑何足置喙宋英宗朝有請于汴河築堤者趙抃謂民多不欲奏已其事築堤以防患而民不欲尚為之已今日之工作異築堤者多矣我　太祖龍興初自宣至徽有儒士來見問曰鄧愈築城百姓怨否曰頗怨即命罷之築城以衛民因民頗怨而遂罷之今日之工作異築城者多矣　陛下安能保民之皆欲而無怨耶無怪乎有是言也是言殆近於謗然畏謗而悔過非　陛下之聖不能也道德之端淫泆之原皆起至微而方寸轉移天淵懸

絕月令工師之命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特重言之一器物之淫巧而上心乘之以蕩況所以蕩上心有大焉者是誠不可不慎也君之心權輿乎天下之安危休戚者也慎持之則財不肯輕費力不肯輕役斂於民也薄動於民也簡不慎持之則反是而天下之安危休戚分焉此常理也　陛下之聖臣知無他念矣彷彿之迹猶顧　陛下去之七所制度所當有毓秀亭事理所可緩　陛下儻察臣言於此斟酌而弛其一凡物料工匠官軍盡得減半則慶幸在　朝廷當何如禔福在生齒當何如而外間之所疑亦自釋矣如或亭已拆動則可加補葺不增一楹使完而

已古者宮室堊而不琱摩而不刻人君之孝固在謹守祖宗之法之訓而豈在侈土木於前觀哉陛下幸加早斷毋以事集而難已也唐貞觀初太宗謂公卿曰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是也毋惡臣言之戇而難受也貞觀四年太宗發卒脩洛陽宮張玄素切諫比之煬帝太宗為罷役是也臣以陛下之聖必不罪言者故敢進此愚忠未諳事體甘觸諱忌草茅耿耿自不能已惟陛下少垂察焉臣伏闕待命不任惶慄為此具本親齎謹具奏聞伏候勑旨

重惜事體以正朝廷疏　林俊

近該東廠太監芮景賢受民趙紀詞狀奏奉　欽依
差錦衣衛官校拏解知府郭九臯等來京問理一事
已經科道官連日抗章糾正其失節奉　聖旨未賜
允納昨者又奉　聖旨趙紀所告係干人命重情又
贓私數多特差官校拏解來京待解到之日朝廷自
有處置你每如何又這等來說該衙門知道欽此據
趙紀告稱因定國公家奏陳土豪久隱功田被知府
郭九臯問發伊男趙文子充軍仍訐愬九臯并同知
張守接受馬甫磨等金銀致死人命等情臣查得定
國公徐光祚於去年實有此奏奉　欽依着撫按官
會同原差科道部屬官選委公正人員審勘明白議

處停當來說欽此該巡撫順天等府地方右副都御史孟春巡按監察御史郭同臣與監察御史樊繼祖戶部主事張希尹行委知府郭九皐同知張守定國公奏內事情從公查勘續據該府勘明申稱奸民趙紀違例投獻程稱馬甫廣等霸占等因已經都御史孟春會同具題外據今趙紀所告前事則是摭拾原勘官員中間似有依憑城社之迹姦弊顯著法當懲治奈何反開告訐之門遽興挐官之獄況 朝廷設官分職自有定制臣下奉法任事各有常守今天下一應詞訟內則從三法司外則從按察司及撫按衙門 祖宗以來守為成法況東廠原奉 勅諭責在

緝事專爲京城其永平府係直隷地方遠在千里縱干人命贓私自屬彼處撫按衙門東廠委的不應受理又不當輒與聞奏趙紀縱有寃枉重情自當赴本管上司陳訴若有見監人犯亦合具本奏行法司不應驀赴東廠首告今芮景賢昧於事體輒受民詞既以聞之　陛下一時未察不宜付之所司輒差官校拏解今日舉措委於事體非宜且　陛下之言曰待拏解到日朝廷自有處置臣謂　朝廷處置亦惟有法而已今拏解之舉已爲法外之事臣未見法外行事而可以服天下者也且　朝廷行政貴識體要人主爲治宜攬大綱即使郭九皐拏解到日鞫問貪黠

是實　陛下猶不免以天子之尊下侵有司之事頗類苛察足傷大體設或趙紀所告涉虛九臯被逮而死則虧損　聖德孰任其咎今據紀一面之詞未經勘鞫真偽不辯而九臯先已褫奪衣冠身就縲絏道路輿嗟甚非美事風聞四方人人解體恐非　國家待士大夫之道也况此事根因原屬撫按衙門所告情詞牽連人犯頗衆徒使拏解到京終是難與結斷萬一盡屬虛謬於　朝廷所損非輕臣愚乞　陛下俯垂明察示人至公無主先人之言勿與臣下爭勝特降　明旨將知府郭九臯提解永平府聽理將趙紀所告事情選差刑部錦衣衛官各一員前去會同

北直隸撫按官逐一體勘待勘得郭九皐等贓私是實人命果真然後挐解前来處以重典以為天下貪酷官員之戒實為未晩若趙紀所告事出誣罔則亂法之姦罪在不赦亦乞　朝廷從重處治用懲頑梗如此則事理不失法令自行議論自息朝廷正而人心安矣臣昧冐進言無任隕越伏惟　陛下留神省察則天下幸甚

停工作罷織造以固邦本疏　張漢卿

竊惟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君民上下相為一體故民安則國本固而君隨以安民危則國本顛而君未有能獨安者古之帝王嗇已裕民日慎一

日深圖不見之怨所以自為社稷計也近該各省直
官奏稱南北直隸浙江江西河南四川等處地方各
被十分重大災傷亢旱逾時繼以霪雨或狂風驟作
江湧海溢或時疫流行闔室病死即今蘇湖淮鳳之
間洚水橫流壞民廬舍一望成湖或依岡附木以居
或埜草剝樹以食或賣鬻子女僅得二三十錢或鬻
一妻僅得銀數錢著甚至無人收買委之通衢而去
抱之投水而死郭門日舁死屍五六十人骸骨枕藉
百里無烟而湖廣地方父子夫婦兄弟貧食無路一
時自縊困窮之極甘就死地豈惟四方近御史盧瓊
奏稱畿甸之間隆冬男無完衣婦穿暑布遮道號哭

不忍見聞豈惟畿甸京城通衢委巷乞丐男女數多裸體骨立深夜號呼雖　九重深閟靜亦可徹中宮貴戚誰不見聞至於白晝通都盜賊公行洪澤滁陽之間嘯聚已至數千水勢未消二麥未種來夏難望收熟秋成又未可知救濟之策今已窮促將來之憂尤有甚者頃年各處豐歉雖或不同乃若無一郡不被之災無一年不災之處離析殍亡百餘年來未有如此之極也仰惟　皇上祗畏天戒勤恤民隱特納輔導大臣及部院科道之請發太倉之金截歲漕之粟不急征徭一切停止且責撫按等官用心賑濟務使小民得沾實惠　綸音惻惻聞者感泣雖堯禹之

心不是過也但惠民之政方行而厲民之事已至致
陛下徒有憂勤之名小民不蒙　恩惠之實則爲
皇親陳萬言之營建第宅差太監吳勲等之蘇杭織
造勞民傷財可已而不已也且土木營繕不急之務
近以災傷奉　命一切停止而萬言新宅尤不急之
大者則必行而不已雖經該部執奏科道諫爭未蒙
俞允即令深冬寒冱疲勞萬卒爇火呵凍汲汲完美
甚至於一木用銀七八十兩畢工之費不知幾百千
萬見今工部缺乏錢糧各項物料未免派辦困窮之
民豈復堪此且近日多官議賑內帑太倉至無可發
之銀多方湊借僅得二十萬兩萬言之宅其費如彼

若移以救民全活何止千萬餘家顧以一時營建害
百萬生靈之命亦何忍而為此乎況邸報相傳四方
災變萬言亦有人心者乃欽怨遂欲恬不辭避又豈
萬言之福哉昔我　太祖大內宮殿新成制度不侈
喜謂侍臣曰朕夙夜兢惕弗遑底寧凡有興作必量
度再三不獲已而後為之恐暴殄天物剝傷民財不
敢不謹夫　太祖之時財力百倍於今宮殿興作且
不敢侈　陛下為戚里興作槩不量時宜而為之可
乎臣等以為此大不可不已者也清軍刷卷不急之
差近以災傷奉　命一切停止而內臣織造之差尤
不急之大者則已革而復開雖經科道交章諫止內

謂大臣九卿等官相繼執奏未蒙 俞允內外喧呶驚嘆率謂先年織造中官虐害地方蓋自京畿直抵蘇杭水陸舟車往來騷驛民間雞豚索然皆空參隨人等嗜利為害不可勝言 詔書裁革實快人心今者羣邪競進賄賂交通左右嬖倖之人熒惑蒙蔽復開前隙 陛下誤從其請親批 御翰力拒忠言此豈 國家之利哉昔我 太宗服敝垢之衣語侍臣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自念當惜福故每澣濯更進因備稱 太祖見 高皇后躬補緝故喜曰富貴勤儉如此正可為子孫法故常守先訓不敢忘夫 祖宗循儉惜福實乃家法 陛下正宜恪守率

行崇尚恭儉廼違信差官再開獎端下擾生靈上累
聖德臣等以為此尤大不可不已者也況先王一民
饑則猶己饑之一民寒則猶己寒之今旱沴之災遍
於天下豈止一民之饑寒　陛下為民父母廼忍忽
天變棄人言以興工織造為急萬一宇內困窮盜賊
騈發未免上壓　宵旰之憂何乃重服飾愛戚畹而
忘天下之大計乎邇者大學士楊廷和等議罷織造
陛下廼以具擾執拗拒之且數奏而意未從夫內閣
大臣以輔導為職即古之三公坐而論道者也一切
政務宜與圖可否而後行之今謀議既不參預至其
有言批荅如此豈君臣協心圖治之道乎昔　仁宗

賜大學士楊士奇等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
仍諭之曰卿等皆國家舊臣凡政事缺失或羣臣言
之朕未允或卿等言之朕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
其毋憚再三言之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無缺
政民無失所夫 祖宗以繩愆糾謬求匡輔之益
陛下以具愎執拗塞忠誠之路以此消天變召和氣
臣等未之聞也即令奸小并興於內而政治日非災
變疊見於外而生民日苦不圖嘉靖昇平之望顧猶
出於正德所未有者乎此又臣等之深憂也伏願念
天心儆戒之重思下民蕩析之艱將陳萬言房屋工
作暫且停止待豐稔之年再行從省計議其見差織

造人員　俞令內閣不必撰寫　勅書即賜停止仍查實緣蠱惑近幸之人并校幹叅隨人等通行拿送法司問罪其應用龍衣等項查照該部原議止行彼處撫按衙門依時督造供用務使不缺永為定法再不必議差內官以開弊端尤望體　祖宗敬天恤民與其委任大臣之意凡一應事宜務從舊制而與內閣議擬然後施行其九卿科道凡覆奏執建言等項留神鑒覽使天下政務一出正大之途左右羣小不得抵間請乞以萘　朝廷庶幾君臣之情上下流通和氣可致災變可消邦本永固矣

昧死陳言以效愚忠疏　　楊名

臣以災異脩省妄有建白繼奉　聖旨令臣明言臣捧誦之餘不勝悚懼切念臣本庸劣無所知識荷蒙皇上簡拔及第寵列詞林感仰殊恩每懷圖報近見諸臣奉　詔陳言議論不一恐未足以上慰淵衷故以草茅之見騰為狂妄之說塵瀆　睿覽但臣涵養未至故氣乏和平問學未明故言多疎謬乃重煩明旨臣驚悸隕越無地自容既而伏自思省所以有言實出于犬馬一念之誠非敢故為矯激以速譴責也以臣之愚時務人品固未能一一周知然得於見聞實不容已者況承嚴命之下苟復畏罪隱默或支離遷就以求幸免豈不有負　皇上虛心納諫之仁

也哉而臣願忠之初心亦自負矣故敢不避誅殛謹以所聞見出于臣民之公論者為　皇上明言之惟　皇上既許之復終察之臣愚萬幸臣惟吏部諸曹之首尚書百官之表而汪鋐者小人之尤者也往者吏部尚書有缺　皇上亦慎重其任不肯輕予今乃屬任於鋐豈不以鋐為賢於諸臣耶然而　命下之日大小臣工罔不驚愕雖閭閻細民亦切切不已舉曰此地非鋐所宜處也蓋以鋐之為人心行反覆舉動乖張志惟務於逢迎心秖期於報復向總憲臺累遭論劾今遷吏部又被群言臣恐失今不處使在位日久益以逢迎之巧濟其報復之私內外臣工用舍盡

謬則其爲害可勝言哉此鋐之不當用也如武定侯郭勛賦性奸回立心險詐阿奉權貴叨受　天恩蓋不必考其心術之微觀其氣象之著亦知其爲險人也　皇上使之久典戎務屢代祀事及凡要緊　朝政皆得與議彼復不自檢飭肆意猖狂使爲臣子者朝夕觀效皆如勛之爲人豈得無可慮乎此勛之不當用也如太常寺者本司掌禮儀以事神祇　祖宗導迎和氣光昭國祚者也位列崇階稱爲清要非心行純白資望深久者不得與矣近者乃使陳道瀛金贇仁輩庸惡道流充任其秩臣每觀其聲音容貌卽極粗鄙及聞其素行則飲酒食肉貪財好色無所不

至一遇祭祀則專意于分受品物及香燭柴炭之類
而已如此等人如此等心而望其誠敬精白以贊助
皇上明禋之敬有是理乎此道瀛輩不當用也臣愚
竊妄以為是數人者羣心皆曰不當用也而 皇上
用之豈亦 聖心之偏于喜者耶又如 皇上踐祚
以來在廷之臣條建議論之間識見偏執言辭紕繆
以上觸 天威自取罪戾者固非一人一事但據其
迹雖若難恕而究其心則皆可原自明示薄罰之餘
懲創已久況皆累朝作養才能文行各有可取以遺
我 皇上共成光明之治者也而可終忍于廢棄老
死已乎雖累有寬釋起用為言者尚未蒙慨然允行

近見大學士李時以愛惜人材為請即荷加納中外
臣民不勝欣躍此可以觀人心矣但下該部已乂未
見覆題則臣所謂遲回觀望不能悉力將順縱有陳
焉不過虛文塞責之說豈可謂無哉臣愚竊妄以為
是得罪者群心皆曰當矜宥也而　皇上亦未能釋
然豈亦　聖心之偏於怒者耶推而至于施為之間
如稽復舊典以備一代之制真盛舉也但未免工作
屢興財力並竭採運木植燒造磚瓦裝載灰石所至
騷然民無寧日則閭閻之下形諸愁歎以戾太和者
亦豈少乎又如真人邵元節者得以其術過蒙采聽
於　內府脩建醮事此雖　皇上祈天永命之心不

能自巳但禱祀之説自古無驗今乃不惜糜費使之頻舉且　命左右大臣奔走供事而元節復率其徒侶持其旛樂敢于大內闌揚法事遂至不肖之臣妄為依託且聞有昏夜乞哀出其門者亦不能必其無市恩播威夤緣僨事之失也夫以　皇上敬一之心臣民祝願之念感格天地萬壽之福百男之祥可以坐致乃使異端小術攙以為功書之史冊以垂後世亦謂何哉凡此或皆　聖心少有所偏者故臣敢為內照自省及戒謹恐懼之説蓋欲　皇上遠稽堯舜所以德高羣聖治冠百王者不外此心之中和也使或一念之微一瞬之際及一事之來少有間斷即未

純一即弗中和是故愼獨之功確乎不可忽也乃臣之誠不足以孚感悟言無足以備採擇至廑　明諭臣罪安可逃矣伏乞　聖明原臣顓望之至宥臣狂戇之失將汪鋐等早賜罷免得罪諸臣亦　明　勅下該部量爲議處及大工完日加意休養無復有所興作以重困農民而禱祀之事一切遠却如此而民心有不嚮應天心有不潛孚者臣未之聞也臣踈遠賤士矇瞽狂言干冒雷霆莫知死所惟　聖慈矜憫再賜垂察斯世幸甚斯民幸甚

廣聽納隆委任以登治化疏　周瑯

伏惟　陛下自臨御以來宵旰忘疲形神兩瘁可謂

有前代帝王圖治之勤有前代帝王望治之切是固宜任直亮爲耳目以擴其聰明任老成爲腹心以資其謨畫斯固適治之大端大本也夫何比來臣工論事連章累疏殆無虛日而一切漫不加省即此豈宗廟社稷之福太平有道之象哉臣請撮其甚者言之頃 陛下有命欲爲都督同知陳萬言蓋造房第節該科道等官余瓚等言之尚書等官趙璜等言之陛下皆一切不省豈以諸臣指萬言爲奇貨將沽直以自賢耶昔漢田蚡以外戚請考工地以益宅武帝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後乃稍退君子猶譏其縱之於始而徒懲創於後也今萬言所沾之恩庇非一所

給之地宅不背亦足以稱肺腑之親矣乃以公私俱困之際又欲驅既罷之民於工築之間以滋其窮奢極靡之欲不幾於以飽食鞠子者耶臣於此未解諸臣之言果不可聽也頃 陛下以主事羅洪載妄撻錦衣百戶因下之鎮撫司獄節該科道等官劉濟等言之尚書等官林俊孫交等言之 陛下皆一切不省豈以諸臣與洪載同臭味故朋黨以相庇也昔高歡謂鮮卑曰漢人是汝奴男為汝耕婦為汝織汝何凌之又謂漢人曰鮮卑是汝作家為汝擊賊汝何故嫉之君子謂高歡偽醜雖不足語蕩蕩平平之道亦稍有蕩蕩平平之餘風也今洪載所犯特愚戇之過

所坐非重大之條固不足以赫雷霆之威矣乃以儔
類飲恨之餘畀之以所願甘心之人於羅織之內以
為責報取償之地不幾於以膏沃助薪者耶臣於此
亦未解諸臣之言果不可聽也頃　陛下以左右閹
豎之請屢於宮闈之內為齋醮之舉隨該給事中張
嵩言之不報又該大學士楊廷和等言之亦徒被優
答未見明賜施行豈以諸臣類儒生緣飾經義不能
助　陛下求福田利澤之美耶昔舜命重黎絕地通
天漢文帝詔天下祝釐皆不得歸福於上而舜文卒
為賢聖其後世亦皆引長不替至如崇奉二氏如梁
武帝宋徽宗皆覆轍可按柰之何復效之耶臣於此

亦未解諸臣之言果不可聽也然此特聽納失也昔
魏少府楊阜欲上疏省宮人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
吏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杖之且曰國家不與九卿為
密而與此等為密乎帝聞愈憚君子亦以為知言今
廷和等皆以卿輔之職上兼師保之重固宜使之造
膝承弼相與都俞吁咈於無間也今　陛下於宮闈
齋醮一事徒使閹豎陰柄其議而廷和等既不得與
聞於始又不得斡旋於終則　陛下非與此輩為密
而於廷和等疏乎唐李德裕論致理之要以為常令
政事皆出中書則天下何憂不理此正端本之論也
今內閣以代言論思之地即古之中書不異也而

陛下一切處分內閣或不預於票擬而閹豎憸小時得恣其竊弄則政事非出於多門乎是又委任之失如此伏望　陛下留神聽納以達下情凡前項諸臣奏議一切早　賜施行毋固於偏私毋怵於欺誕務使天下拭目以觀維新之美仍望　陛下留神委任以崇政本凡一政令必付之內閣票擬而以　宸斷主之凡二三左右皆不得睥睨掣肘於其間如此則聰明不至於壅蔽政柄不至於下移而　祖宗重熙累洽之盛不難復矣

陳弊端以圖美業疏　張達

竊惟　陛下臨御方二年於茲當黽勉勿遽之時汎

掃紛更一歸憲度使士風頓回　國是大定天心克
享臣嘗追而思之此何等精明何等氣象當時進言
者往往以不克終爲戒蓋慮夫今圖難終政成或怠
非謂行之未及踰年而舉措遂漸乖背也臣歷觀史
傳自古人君善始者多克終者寡不暇具數如周穆
王唐玄宗皆親致太平而卒之爲後世嘆息者然猶
服勤幾二十年未有若今日　詔墨未乾而渙汗隨
反治效未臻而弊端旋復者也　陛下居常慕古遠
軼堯舜之上區區周穆王唐玄宗顧足異哉方　陛
下即位首下詔曰　先朝勵精雖切化理未孚茲欲
與道致治必當革故鼎新故一時號令政事煥然可

述不但如臣前所名狀而已夫何力行未及新化首乖事有昨以為非而今以為是人有昨以為不肖而今以為賢變黑為白朝令夕改臣實不知其端臣請以今日之事與初即位異與正德年同甚或有正德年所未有略舉一二言之惟　陛下垂聽　先朝常建新寺崇佛教矣而今日之齋醮繁興　先朝嘗嬖羣小濫傳乞矣而今日之爵賞普施　先朝嘗頒內降遺政本矣今日事之不關於宰執者非一也　先朝嘗棄法司賂大獄矣今日法之不行於貴近者非一也科道會本而責以奏擾豈獎勸忠言降黜之初心大臣執法而詰令回話豈召用典刑耆舊之本意

至如崔元封侯蔣輪市寵陳萬言乞西安門新宅一
先朝貴戚未有若此之恩幸也廖鵬繫獄劉暉得官
李隆復差官就彼勘問　先朝罪人未有若此之淹
縱也臧鳳守邊未遑歸闕今日之外寇多梗也礦徒
弄兵毒流諸郡今日之潢池有儆也四方萬里災傷
日聞饑甸股肱來年絕望民生無聊過　先朝也恒
暘肆虐星土示沴天變頻仍過　先朝也凡臣擬拾
僅惟疏節其餘蒙蔽　陛下背理蠹政禍民虞國未
能覼縷塵瀆者猶不知幾伏惟　陛下赫然大奮剛
明之威遠覽古今之變行一事必曰吾嘗以此等為
先朝弊政躬親革之矣今何為而復行用一人必曰

吾嘗以此曹為　先朝奸人躬親去之矣今何為而復用退　朝之時清閒之燕深惟　社稷之圖規恢億萬之計絕嗜欲之妄使身常強固無以怠惰委政柄勤學問之功使德常清明無以邪奸竊大權則治何以不若商宗壽何以不若虞舜彼周穆王唐玄宗信不足錄矣不然天下之事變無窮　國家之治亂莫測　先朝承　孝皇熙洽之餘　今日當正德紛更之後事殊勢異較然甚明　陛下苟因循姑息不盡反目前之為臣切未見其可也臣顓愚之性不能隱默豈不知犯忌諱者負雷霆之誅拾細微者享富貴之利顧臣今日之所得能幾何而不為　陛下陳

之臣不勝惓惓憂惻之至

親政權以折奸防亂疏

許相卿

臣聞天下政權必出于一一則治二二則亂上操則治下操則亂賢公卿大夫衛翼奉行之則治匪人僭干之則亂臣嘗稽往迹參近事以比推之百不失一蓋於今日誦 詔令遡政機切慮深思殷憂大懼繼之涕泣不能自已夫天下之變先事言之言之不信且易致禍遠事之至言又無及臣言官也是以但取及事不敢愛死伏惟 仁聖察愚忠而裁其罪切覩陛下入繼大統 御極未寧登用耆德嘉納忠讜申敕法守裁抑僥倖竄殛兇邪不旬月間盡復 祖宗

之舊可謂明也已矣可謂剛也已矣欣欣引頸屈指以期治平曾未再期偏聽私昵秕政乖令日以益甚殆　陛下明少蔽乎剛少懦乎操權未得其術而陰伺巧移者居中似有人乎臣恐矯誣漸習習以為常他日矯以踈大臣矯以逐諫官矯以懲玩好矯以興土木矯以事邊功矯以擅生殺矯以私賞罰將來之禍不可稱諱雖有智者恐難善其後矣臣為是懼請得舍其細論其大者崔文左道罔　上師臣言之謾吝以知道言官交章勿論也羅洪載守職逮繫秘獄大小臣工疏十七上而説不行近又庇崔文奪法司之職首罪林俊以違　旨怒言官之奏穆矣其他

涉中人曲降　温旨於法有碍則曰免提問於罪難
贖則曰送司禮監奏請發落無功乞廕則曰與做錦
衣衛百户然則昔登用者今播棄昔嘉納者今咈逆
昔申敕者今阻撓昔裁抑者今牽引此與正德之初
何異而明哲廉直之士雖欲盡節竭忠勢可得乎臣
聞俊將為去矣俊士望也俊去而俊之類臣知其不
能留矣或復祿強顏依阿隱忍與近習私人相表裏
以偷歲月之安幸禍之萬一於不吾逮者其猷為識
趣是亦私人近習而已矣然則　陛下將與近習私
人共理天下且帖然乎臣又必知其不能一日安也
夫今日之天下寧堪此輩再敗壞耶譬之人身在

武宗時病已阽危傷生縱欲有旦夕不起之慮然元氣猶壯一劑適中可以立起何也承　孝廟之澤也其在今日病雖稍蘇元氣憊甚不必酒色七情百毒攻之也寒燠不節飲食不時遂至長已何也承　武宗之禍也故勵精圖治舍已從人庶幾可以望治而况群小竊權紊政以趣之哉亂幾已形臣言今已晚矣伏願　陛下超然覺悟收還政柄用大舜勿疑之勇齊威烹阿之斷取弄權干政尤無良如崔文者勅送法司處之重典以塞人心警其餘類然後務舉親政遠色去讒勉留故老延訪忠言體察民隱　宮府一體上下一心則德可堯舜治可商周功可　祖

宗　陛下享無疆之祚群臣與猶諧之榮近習私人亦得以同樂和平矣否則人心將去天命難諶固陛下之憂亦群臣之羞近習私人亦非便身之圖也臣實畏之

陳切務以裨　聖治疏　　王俊民

臣伏見近日　聖治精明　聖斷果决深快天下之人心者有數事焉臣姑舉一二事証之如定國公徐光祚奏討地土已累奉　旨查與人心不無疑慮也續該戶部尚書奏奉金執奏節奉　聖旨這地土着與民照舊管業欽此又如御史魏有本因申救都督馬永旋被謫降雖累經臣工論救未蒙　俞允人心亦

不無疑慮也續該吏部尚書廖紀執奏節奉　聖旨
魏有本准復原職欽此此二者　綸音一出人心踴
躍稱快臣於此仰窺　陛下有天地包涵之量焉有
日月照臨之明焉夫勢已去而終回事垂成而終止
其視前代史冊業已成之業已許之者萬萬不侔
聖治何精明也　聖斷何果决也是非特秦金廖紀
感遇思奮而已凡中外大小臣工孰不乃心　帝室
奮脩職業以求無負於　陛下也哉臣以為太平之
治可計日而致也臣又因此仰思　聖心於天下之
務惟務至當之歸必不厭臣下之言為煩瀆也臣故
舉今日之切於　聖治者四事伏為　皇上陳之如

蒙乞 勅該部議擬施行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一
宥小臣之過切見學士豐熈等謫戍遠方已經累歲
禮部尚書席書奏乞原宥及都督馬永回人又蒙
聖旨豐熈等朝廷自從寛赦宥欽此臣於鼎竊窺
聖意固欲從寛放還諸臣矣但側聽既久未蒙處分
乞 勅該部查照前 旨即 賜勅還使諸臣再覩
天日之明則四海共享雍熈之治矣 一規大臣之
失近該侍郎張璁詹事桂萼攻發大學士費宏過失
非九官相讓百僚師師之風也節該給事中葛明御
史張禄等劾奏伏蒙 陛下兩賜優容俱有 温旨
勉留是固 聖明信任大臣畧其細故之至意也但

恐此三臣者各懷忿恚積日愈久積怨愈深而挾私之意多於奉公之心也是豈　國家之福哉如蒙仍照葛明等所奏當罷斥者亟賜罷黜當罰治者量爲罰治或　召之面諭戒以和衷使三臣無懷忮憾之私則群臣益成協恭之美矣　一重賞功之器近該御用監官爲已故太監王英奏乞　恩典奉　旨黄富等俱授錦衣衛指揮千百户等官該部科累奏裁減未蒙　允俞臣切以爲指揮千百户等職　國家所以待有功也令以一人之故而陞至七八人之衆以賞功之器而畀諸無寸功之人懈天下立功之心啟後来援例之患實出於此伏望　陛下重賞功之

器塞無厭之求仍照該部該科所奏即　賜裁革著
之令典永為遵守使人無望外之思則各奮立功之
念矣　一罷不急之工近該工部奏稱欲先脩　仁
壽宮其餘玉德安喜景福等宮暫停脩理又該工科
亦奏前事但未蒙　俞允臣切惟事有大小工有緩
急夫　仁壽宮者　陛下所以奉養　昭聖皇太后
況又出於　章聖皇太后之慈訓事關　皇上孝敬
之大節此工之不可緩者也雖竭天下之財力亦當
汲汲焉為之若夫玉德等宮則皆在所緩耳今欲一
時脩蓋未免有時絀舉贏之患非　陛下節用愛人
之心伏望俯從該部該科所奏特　勅脩蓋　仁壽

宮其餘王德等宮暫且停止則財用易給工力易完
皇上孝敬　兩宮之盛德益昭著于天下矣

戢憸士以杜亂階疏　鄭慶雲

臣等近覩　朝報内該禮科給事中劉冣劾奏太監
崔文亦自行奏辯不數日劉冣有調外之　命遠近
傳聞各相驚歎夫崔文　陛下左右之臣也職宜引
君當道爲　國惜財顧乃倡興左道蠱惑　聖心虛
糜錢糧不可勝計罪彰彰矣劉冣爲　朝廷耳目之
官彈劾是司志在闢邪心存愛　國　陛下不思寬
容奬用調謫若遺是　陛下以崔文一人之故而逐
言官塗　國家之耳目拂士大夫之公論壞　祖宗

之成法塞天下之言路皆在此一舉矣諺曰教女以絜尚恐不絜而况教之以不絜乎教臣以忠尚恐不忠而况教之以不忠乎今 陛下選用臺諫專以言責之今復以言罪之將見人皆以言為諱自此以後萬一有奸臣逆子竊發不軌以圖危 社稷誰復肯為 陛下言乎夫天下之禍恒起幾微慎始防初不可不謹昔 武宗皇帝在 御之日逆瑾一內臣耳 武宗寵之科道官從而論之 武宗復從而怒之斥之械繫之在朝之臣動觸禍機舉各緘口閉舌莫敢言其過於是逆瑾徐起挾 天子之威權以震動天下之人心基積勢成尾大不掉遂謀簒逆幸賴天祐

皇明元惡就擒不然則今日天下之事又不知何如也　國家宦官之禍一見於王振再見於曹吉祥三見於逆瑾雖奸謀弗遂　國非其國矣此　陛下之所知而亦崔文之所習聞者也臣等謂今日崔文之惡不戢必將與三逆豎同　陛下當為　國家計崔文亦當自為身家計不然則非臣等所知矣傳曰星星之火易於燎原涓涓之滴易於滔天今乃不知撲塞而復倡起之後將何極夫小人輩之所以竊取權柄擅作威福希圖富貴乞求恩澤旁伺左右垂涎染指回顧却走而不敢竊發者以　朝廷有言官在耳恐一遭彈劾罪無所容也今　陛下罪一言官則彼

小人者蠭然而起自以為得計凡可以遂己私圖己
利萬一如臣等前所云者無不為之矣彼將謂此後
諫官必不敢言而已不必有所畏憚也如此不亦可
懼可憂也乎臣等又伏覩　陛下登極新詔凡在
先朝有因以言得禍於死者贈官叙廕於廢者叙復
超遷振作士氣開廣言路實　中興第一美事不意
一二年間至此極也况今天變見於上人事乖於下
四方饑饉賊盜生發此正　陛下脩省　召求直言
之日柰何復舉動若是乎伏望　陛下即將劉冣
召回照舊供職崔文早　賜罷斥毋使其惡日深為
國重患且致天下之人窺見　陛下不能容言受諫

縱惡長奸親小人而遠君子也臣等待罪言官義無嫌避狂愚之言惟　陛下采納焉

戒逸豫以光　聖德疏　　　高世魁

臣考周公無逸篇商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高宗嘉靖殷邦至於大小無時或怨周文王自朝至於日昃不遑暇食用咸和於萬民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故皆享國長久自祖甲以後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民之疾苦惟耽樂之從因罔或克壽始知儆戒者帝王保治之心逸豫者世主危亡之漸也仰惟　皇上臨御以來早　朝勤政日講勤學敬事神祇孝享　宗廟

凝神淵默端拱深宫一念勤慎雖古帝王亦不是過近者孝奉 兩宫觀騎泛舟昨又欲以端陽令節看標錫宴雖率由舊典自能撙節但臣有意外之慮請為 陛下陳之臣聞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夫舜以大聖人處雍熙太和之盛漆器細物著無害也而諫者猶恐其為侈靡之漸至於十人而不止當時不以為迂益彰舜德之高明今 陛下之德無愧於舜近日有此二舉其將為逸樂之漸矣臣待罪言官豈容緘默以自愧於舜臣之十人乎然此實非出於 陛下之本心也左右必有援 先朝故事請者否則豈能遽移 聖心乎日勤慎之素樂聽而勇從耶蓋謨

訓功烈盡善盡美者 祖宗精神心術之所在也萬
代如見固 聖子神孫繼述之孝其或因時成事行
於昔而泥於今者亦當通其變而使民宜之也臣近
覩 旨意輒引故事如鎮守鄧文之換 勅則曰遵
勅原是先朝舊規如太監張忠之乞陞官匠則曰這
陞官授職亦依倣先 朝事例則皆近習附會欺
陛下以濟其私 陛下已入其術而不悟矣臣恐自
茲以往巧立機關旁引故事以誘 陛下于嬉于遊
于畋于荒于聲色于貨利于土木于遥巧于紛更者
接踵至也臣不慮 陛下有為物所累之心矣臣觀
正德初年 先帝未有闕德特因左右一二小人之

誘日漸月化卒流蕩忘返不可收拾　先帝初心未
嘗至此也始而漸漸而化化而成矣尤物迷人逸樂
蕩性誠可畏也誠可懼也殷鑒不遠可不加之意哉
且　陛下以為今日之治與舜之時何如在朝之臣
果如九官之相讓乎在外之臣果如百工之允釐乎
內之九州果皆康衢之民乎外之四夷果皆有苗之
格乎十六相果盡舉四凶果盡除庶績果咸熙四靈
果畢至乎臣切以為未也方今之時正虞廷君臣更
相戒飭之日詎可謂天下盡已無事天位信爾可樂
乎哉伏願　陛下存雖休勿休之心嚴無逸乃逸之
戒慎起居以節嗜慾疎近昵以親儒臣以義制事以

禮制心毋以一日二日可樂而以匹夫匹婦或能勝予則諂諛之徒自不敢肆面欺之詐如昔之誤 先皇而臣於 陛下庶幾無愧於十臣之望舜矣臣不勝戰悚殞越待罪之至

任賢納諫以禦變圖治疏　王洋

臣聞賢才為 國之利器言路係 國之命脈有國者能用賢則興不用賢則替言路開則治言路閉則亂自古得失靡一未有不由斯道者考之經史昭昭可見也 陛下嗣統之初信任儒臣嘉從直諫釐革弊政屏逐奸邪政事紀綱煥然一新用舍賞罰罔有不當天下忻忻企望太平年穀屢登瑞祥疊見於

時羣賢滿朝直言盈庭此皆　陛下任納之明效大驗也頃歲以來漸不克終　朝廷大政多自中出而宰執不盡其議甚至攜手同車而不之卹也舉措刑罰或失其宜而臺諫不得其言甚至駢首就獄而莫之顧也夫宰執以輔政宰執之議不從則善政何由立臺諫以補闕臺諫之言不聽則奸黨何由懲是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長政事日弛紀綱日紊　陛下有願治之心而聰明壅蔽天下之治漸隳　陛下有愛人之念而恩澤不究生民之命漸促豐年不作災異頻仍雷雹不時雨澤愆期伊洛秦楚同日地震江淮曹宋同類相食赤子弄兵於潢池軍士不得乎一飽

此近代所無之變而忠臣志士之所為隱憂也上屢
聖慮為之惻然脩省之　詔屢下而政之不節猶故
賑濟之策累施而民之失業無補以臣言之　陛下
任賢納諫則有前日之治志意少衰則有今日之變
今欲易變以為治亦惟改今日之所為復前日之所
行以任賢納諫而已耳　陛下俯從臣言特尋初政
優禮忠賢任信不疑政事一以委之而不間以非人
大臣已去如蔣冕陶琰汪俊林俊之賢仍加召用可
也崇奬直諒采納不倦聰明一以寄之而不謂其逆
已言事被罪如劉冣鄧繼曾陳逅季本馬明衡朱淛
林應聰呂柟鄒守益之直仍　賜勅還可也　兩宮

孝養　聖情既已無間而　昭聖復立之至恩起敬
起孝可也　恭穆大禮　聖衷既出獨斷而席書桂
萼等之奸特放之遠之可也而又罷織造之官停土
木之使惜名器之濫慎錫予之節杜請託之私抑徼
倖之漸罷貪殘之吏汰浮冗之員藏閭閻之富廣邊
儲之蓄　陛下又日御經筵以講論道化而深戒逸
欲日　召臣僚以資訪治理而重防壅蔽引伸觸長
不舉一而遺二勵精化理不勤始而怠終若然則正
臣日親正言日進　聖政日新聖業日隆而天變不
弭豐年不至兆民不安天下不治萬無是理也如不
能然臣恐因循玩愒非惟不足以爲治而饑寒迫切

將來之憂又有甚於今者　陛下聰明天縱洞達治道臣不揣愚陋冒死謹言伏惟　采納幸甚

皇明疏鈔卷之三十四終